

深 读

6支职业乐团,每支乐团年均演出近百场  
浙江交响 乐潮澎湃

■ 潮声 | 执笔 林晓晖 周林怡

冬日的杭州,剧院内灯光温柔洒落。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,已成为杭城年末的专属印记。

2025年12月30日晚,2026杭州新年音乐会在杭州大剧院奏响。当《万马奔腾》响起,民族打击乐的鲜明节奏与管弦乐的激昂旋律交织,在听众眼前展开一幅辽阔草原的壮丽画卷。

岁末年初,这样的乐声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剧场与音乐空间此起彼伏。它们不仅装点着节庆的夜晚,也勾勒出交响乐在中国发展的鲜活切片——

目前,中国已拥有超过80个交响乐团,较10年前增长一倍有余,成为名副其实的交响乐大市场。其中,浙江是交响乐团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——从早年没有一支职业建制的交响乐团,到如今生长出6支职业交响乐团,每支乐团年均演出近百场,观众达千万人次,形成了蓬勃发展的交响乐“浙江现象”。

2025年,浙江发布《浙江省演艺经济促消费若干措施》,明确提出打造“爱乐之省”。《浙江省文化改革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也强调,推动创作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优秀交响乐作品。

交响乐的故事不只是音乐的故事。它关乎普通人如何走进音乐世界,更关乎一座城市如何通过旋律塑造独特的精神气质,与音乐相互滋养,共同生长。

从“大巴拉观众”到一票难求

如今交响乐演出的热闹景象,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。“过去我们办交响音乐会,经常要靠送票。现在每个售票场次的上座率都能达到80%以上。”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副主席、杭州爱乐乐团名誉团长邓京山感慨道。

时光回溯至2009年,杭州爱乐乐团的首场音乐会,台上近两百人演奏贝多芬《第九交响曲》的恢宏乐章,台下却观众寥寥。邓京山对此记忆犹新:“那时我们开了10辆大巴,去社区拉老人、去学校接学生,才勉强凑齐一场演出的人气。”

那是一个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尚未成形的年代。“人们还没有形成买票看演出的习惯,买票的人少,要赠票的人多。”为了筛选出真正愿意走进剧场听交响乐的观众,邓京山尝试了各种“笨办法”:实行凭身份证领票,一人限领两张;多年推行“一元一张”普及音乐会门票,用极低的门槛撬动市场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尝试,在观众心中悄然播下第一颗音乐种子。

浙江的交响乐团从那个艰难的时期起步。全省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的大潮,也是交响乐团的发展起点。多位交响乐团负责人告诉记者,政府推动和政策支持为交响乐团提供了发展条件。

与此同时,各大城市大剧院、音乐厅的蓬勃兴建,固定演出场所的出现,让乐团得以系统规划演出、沉淀艺术风格,稳步迈向职业化。

基础设施的完善,有力推动了艺术创作方向的探索。在这股浪潮中,2009年成立的浙江交响乐团,逐步确立了“中西合璧”的创作路径,致力于用融合创新的作品开拓市场。

近年来,浙江各大交响乐团在观众培育与市场拓展上持续探索。浙江交响乐团团长郭义江介绍,针对古典音乐的新观众,乐团探索“青春交响”系列策划;至于更资深的乐迷,乐团创新推出“定制音乐会”的形式,根据曲目种类、时间节点等元素定制音乐会主题。

“乐团还积极拓展合作网络,与政府、企业、高校及社区建立合作。交响乐团不再仅仅是演出提供者,更成为连接不同群体、传递文化价值的重要平台,慢慢培育出了更多元的受众群体。”郭义江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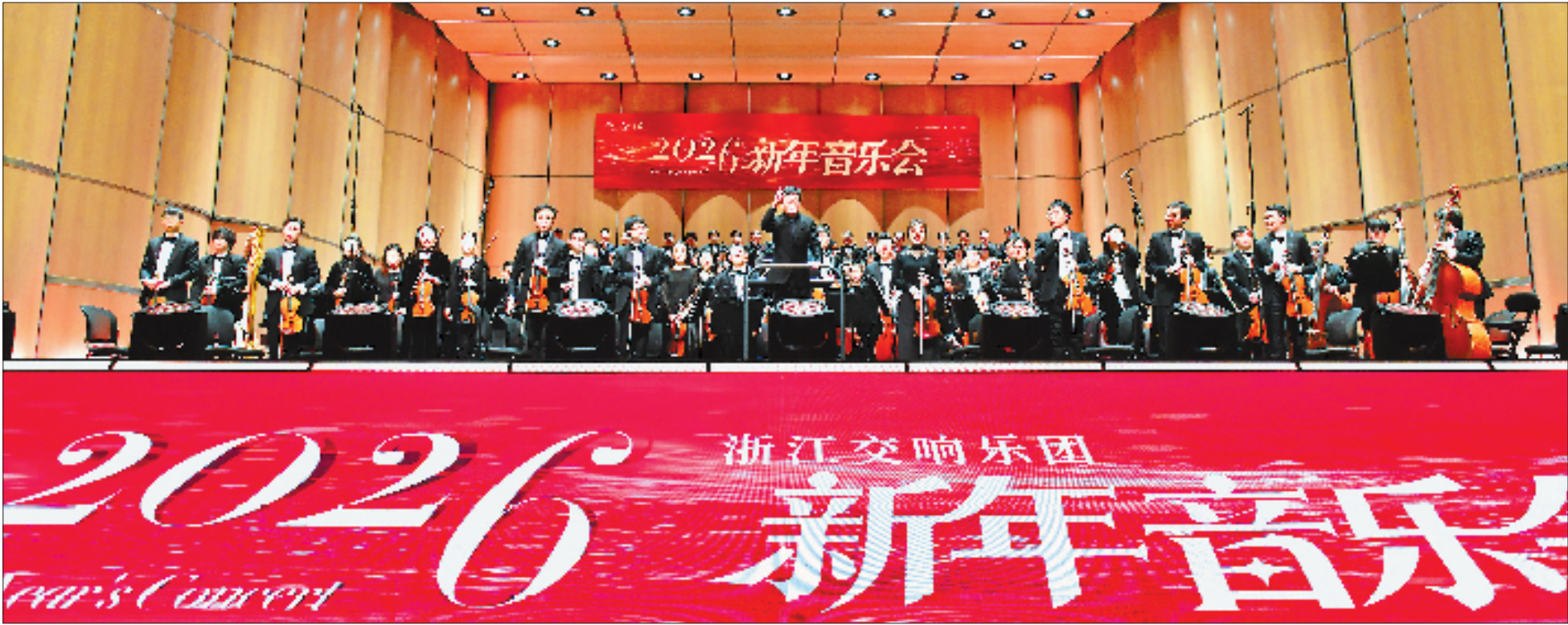
变化不仅仅体现在观众数量上。更深刻的“破圈”,发生在审美、地域和年龄等多个维度。

“90后”乐迷张惠璐是音乐厅的常客。他发现,这几年观众席里不仅年轻面孔多了,观众的素养也提升了,还有人带着乐谱来听音乐会。不仅如此,越来越多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演体验、观演穿搭,津津乐道作曲家创作轶事,“感觉交响乐不再是‘高冷’又小众的艺术了!”

在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、中提琴演奏家刘礫元看来,浙江交响乐的“破圈”,得益于多支高水平乐团形成的良性生态。“如果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交响乐团,要去周边听音乐会,古典音乐到达百姓的渠道肯定相对有限。”她说,浙江的交响乐团不仅多,而且水平都很高,演出场次和辐射人群也因此更加广泛。久而久之,便营造出一种古典音乐触手可及的“爱乐之城”氛围。



阮演奏家薛淼与宁波交响乐团乐队协奏。



2025年12月26日晚,浙江交响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在杭州运河大剧院奏响。



杭州爱乐乐团上演纪念瓦格纳逝世140周年音乐会歌剧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之《女武神》。

跨界实验,更多人找到亲近入口

如果说观众培育是交响乐“破圈”的土壤,那么艺术创作上的多元探索,便是这片土壤的重要养分。

2025年11月,杭州爱乐乐团完成了一场“硬核挑战”——历时4年瓦格纳四部曲歌剧收官演出。这套长达5个小时、在精神深度与艺术难度上都达到极高水平的作品,被业内称为“交响乐界最难啃的骨头”。

“这不只是一场演奏,更是对一支乐团综合素养的全面考验。”参与演出的乐手感慨道。歌剧不仅要求精湛的演奏技艺、声乐表达,更需要深入理解剧本中的人物塑造,是各种艺术元素的完美配合。

突破虽难,但不同艺术形式的对话也拓宽着交响乐的表达维度。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,一个交响乐团不能只守着百年前的西方经典,还要有能力承接歌剧、舞剧、音乐剧,更要敢于和中国民乐、流行文化碰撞。

“与戏曲、民乐的合作,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;而与流行、电子乃至游戏音乐的碰撞,又为交响乐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气息。”刘礫元认为,浙江乐团的跨界探索正变得愈发新颖大胆。

2024年,浙江交响乐团原创交响组曲《多彩浙江》首演。“这部作品是我们对浙江山水人文的‘音乐写生’。”该乐团作曲家王天明介绍,“我们在湖州采风时,被竹海的声响所触动。”他回忆,“马林巴的音色与竹制乐器异曲同工,再借助颤音琴的清脆音色,模拟出竹叶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意境。”这样的创新贯穿整部作品——弦乐的细腻颤音勾勒出西湖的潋滟波光,铜管的雄浑轰鸣再现了钱塘潮的磅礴气势。

如今,宁波交响乐团的音乐家“上了舞

台就是演奏家,进了学校就是音乐老师”。他们在江北区中心学校、实验学校等中小学常态化开展训练,组建起了十余支“青少年交响乐团”。

交响乐悄然改变着城市的气质,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城市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。不久前,浙江交响乐团赴比利时、德国巡演,带去的10多首乐曲中,既有浙江标志性乐曲《采茶舞曲》,也有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等中国经典。“反响很好,不懂中文的外国观众也跟着轻声哼唱!”郭义江对当时的场景印象深刻。

“乐团带着浙江的故事走出去,让世界看见这座城市的人文与底蕴;也吸引了国际顶尖艺术家前来合作,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顶尖水准的演出。”郭义江感触颇深,“一来一往的音乐对话,让城市的文化视野愈发开阔。”

这正与“交响”(Symphony)一词的本义形成奇妙的呼应:古希腊语中的“syn”(一起)和“phone”(声音)组合起来,意思为“协和的声音”。在浙江交响乐与城市共生长

的实践中,这个词沉淀出了超越乐音本身的新内涵。

在一次全国交响乐团会议上,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向在座同行抛出一个问题:“一个城市有了交响乐团,对这座城市来说,究竟意味着什么?”

同样的命题考验着每一个城市交响乐团。他们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奏者,更是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建设者。美育的本质就是让艺术走出殿堂,融入日常,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。

如今,这一理念在杭州的街头已经有了生动的注脚。自2021年沪杭联手打造双城“街头艺术节”以来,已举办超过1000场演出。周末的西湖边,《梁祝》的旋律常随晚风漫开,引来游人驻足:有人举起手机记录,有人跟着哼唱,甚至有孩子凑到乐器旁,好奇地观察琴弦的振动。

这种零距离的互动,改变了艺术与城市的相处模式——没有舞台的阻隔,音乐与游人、市民直接对话,在商场、企业、车站……人们都可能与古典音乐不期而遇。

“我们正在见证音乐人口结构的变化。”童铭认为,培育既懂得欣赏交响乐、又能参与艺术创作的新一代观众,关乎城市的未来。如今,宁波交响乐团的音乐家“上了舞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融入日常,音乐与城市共同生长

专家观点

优化提升交响乐生态系统

■ 刘礫元

近年来,浙江交响乐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,形成了以多家高水平乐团为核心的区域性艺术高地。这一生态系统的初步建成,为高雅艺术的普及与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对于浙江交响乐未来的生态优化,笔者认为,可以从艺术创作、人才培养与市场培育三个维度进行提升。

深化艺术创作的在地性与当代性,构建差异化的内容体系。浙江交响乐生态的持续繁荣,首要在于艺术创作质量的不断提升与特色的持续彰显。当前各乐团虽已开展本土题材创作,但尚未完全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与地域标识。建议进一步深挖浙江丰厚的文化资源,将良渚文化、大运河文化、宋韵文化等独特IP系统性地转化为交响乐语言。同时,应鼓励各乐团确立差异化的艺术定位,如在传统经典演绎、现当代作品推广、跨界融合探索等不同领域形成比较优势,避免同质化竞争,共同构建层次分明、特色互补的内容供给体系。

创新人才培养与流通机制,夯实可持续发展的才基础。健康的文化生态离不开人才的良性循环。建议在现有“校地合作”基础上,推动建立“教学-实践-就业”的全链条培养模式。例如,浙江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与主要乐团共建“实习乐团”,使学生在在校期间即参与乐团完整乐季的排练与演出,实现从

课堂到职场的无缝衔接。同时,建立区域性艺术人才数据库,完善指挥、作曲、演奏等核心人才的柔性流动机制,鼓励艺术家在不同乐团间进行项目合作,促进艺术经验的交流与传播。对于青年艺术家的首演、首秀及原创项目,应设立专项基金予以重点扶持。

拓展公共教育与社会参与,培育多层次的市场受众。交响乐生态的根基在于广大观众的理解与认同。建议实施“交响乐普及阶梯计划”,针对不同受众设计差异化的教育项目。比如,面向青少年,将乐团排练开放为美育课堂;针对资深乐迷,可以提供与艺术家对话、公开排练等深度参与机会。同时,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,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“智慧音乐厅”,扩大优质内容的传播半径。通过系统性的观众培养,逐步构建从普通市民到专业爱好者的金字塔式受众结构,为交响乐发展提供稳固的社会根基。

浙江交响乐生态优化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,需要艺术机构、教育体系与社会界的共同努力。通过构建特色鲜明的内容体系、畅通高效的人才机制、层次丰富的受众结构,浙江有望打造一个充满内在活力、具备自我更新能力的交响乐生态。

(作者系浙江音乐学院管弦系副主任、中提琴演奏家)



浙江交响乐团演奏原创交响组曲《多彩浙江》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